

試論臺灣一貫道 對《大學》之詮釋④

鍾雲鶯



一貫道對「大學」的詮釋，在宗教上涵義乃是在王覺一「學大」的基礎上再加以解釋，然而如何達到「大」的境界？一貫道如是解讀：「大」者人人色身中均有一點之靈性，又名曰道，道與性之本體是無形無象至柔之物，寄存在人身之體內，人人不知其有。唯有找到了這點謂之得道，亦稱為得一，故一者道也。人得一則人加一為大人矣，大人者聖人君子也。本來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，得一後，就可以學性與天道，此學為之大學。（《大學簡解》頁1-2）

大學者，人人要學為大人，所當學之學也。隋之劉炫謂之「博大聖人之學」，朱子曰「古之大學，所以教人之法也。」何謂大人？大者，人得一為大。然人自有生之初，莫不得此一而生者，若人皆可以為大人乎？曰「不然」，人雖得此一而生，此一而為性，苟不能存此一，養此性，不能率性而行，便是放失本心，而此一以作流氓。得一而不能守，不能復一，何謂之大？……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」，

此乃得一而能復一，是謂大人。大而至於參贊天地之化育，與天地同功，是謂「大而化之，之謂聖」。大又得一而為天，是為天人再進而遞出陰陽脫出五行，超乎氣天之外，是為出頭天，此即所謂「聖而不可知之，之謂神」是為天外天之聖夫也，此即所謂「大人之學也」。

（《玄外求玄——學庸註解》頁9）

「人得一為大」這是一貫道對於如何達到「大」的意境所作的註解。所謂「一」是指持續個體生命力的源頭，就個體而言曰「性」，就宇宙全體而論則曰「道」，故「得一」可以解釋為「得道」（註18），亦即了解自性根源所在處，是故在一貫道的入道過程中，「得一」的宗教禮儀非常的重要（註19）。一貫道認為「一」乃生命的源頭，故為「大」。人之生皆抱「一」而生，然因落入世間紅塵，受後天習氣雜染，致使本性之「一」受到蒙蔽，任由肉體之外在行為胡作非為，本性亦因此而輪迴不已、流浪生死。因此「得一」的重要性在於了解「人」本自具有一「真我」，這個「真我」乃天所賦予，

無形無象、不生不滅，是永恆不變的我；而現象界有形之我乃是「假我」，此一「假我」將隨歲月與生命跡象而生滅。「真我」本自光明無缺，奈何因「假我」之拖累而一再於世間輪迴、轉換肉體，而無法洞識本來。因此，人雖抱一而生，卻忘記此「一」何在，誤認「假我」以為「真我」，只知追求肉體現象的不死，卻不知真正長生不變的「真我」何在。故而「得一」的重要意義，在於體認「真我」，使生命得到永恆的歸屬。

因此，一貫道認為並非人人皆可稱為「大人」，最主要在於人人雖擁有與生所俱的「一」，然而是否能「復一」、「守一」？是否能將此「一」充實光輝，使其達到「大」而與宇宙主宰齊一，不再輪迴生死。所以大人之學乃是人人所應學。學大得一，以達出神入化，與天地同功，不再受生死左右的「大」人。據此可知，「大學者乃學大也」，而「大」即是孔門性與天道的心法之學。《大學小註》說：「大學為學大，學作大人之道，學作大人之學，乃

成仙成佛之學問。以何為大，以天為大，修道要學天心（正大光明），學天、學地大道理。人得一為大，大學為發揚性天之學，學作一頂天立地之人，然後自覺覺他。」（頁8-9），《大學探源》也說：「『大學』一書乃孔子所言，曾子所述。整體言之，無非令人各覓其大。何謂「大」？日本性、曰天良也，即令人學習發揚性天之學也。大學之道，乃學習大學之法。所謂大學，是大人之學，是先聖先王之學問。雖曰大人之學，究其根源，乃人人之學也，學大之道，學天之道，學做聖人之道。」（頁5）由此可知，一貫道雖然採用朱子所用「大人之學」的詞彙，但其內容完全是宗教性的解釋，已非朱子所說的意義了。

當「大學」二字的義涵以宗教角度詮釋時，《大學》一書傳世的目標宗旨也隨之更迭，不只是執政之學或成德之教了，最重要的乃在於修道者對於根源的探求與渡人濟世的濟度情懷，將大學神聖化，使其真正成為宗教聖典，而非僅是讀書人應具備的讀物而已：

讀書學道的第一義諦，便在於先明白自心本性的原來面目，準此真理以行，才足以光輝德性，完成理想人格，這便是內聖外王的功夫；先體會真我？何為假我？進而了悟明德修身的不二法門，發揚此性理天道，才不失「大學」一書傳世的意義所在。（《四書心德：大學、中庸》頁11）。

大學者為人最大的學問，應走的真途徑，是發揚自性之大也。是學天地的大道理，為保全身心性命，不生不滅之學。成身了道之學，成己成人之學，是聖門薪傳真工夫、真學問、真道德、真可以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學也。（《大學性理闡義》頁3）。

大學是天命之學、大人之學、大德之學、完成人間內聖外王的聖學，能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之學。（《大學探源》頁4）。

一貫道將「大學」定義為「學大」，而「大」的範疇真可謂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」，故其認為從開天闢地以至於人世間的一切皆是《大學》所要關懷者，故為成己成人之

學。依一貫道傳道者的角度而論，只要體悟大學所傳乃「得一學大」之道，了解「一」何在、「大」之理，則宇宙間萬事萬物盡止於此，是以所說之宗旨目標看似繁瑣，然實指一事。因此《大學》所傳的內聖之學乃是返本還源、發揚自性的「得一」內修之道；而其所說的外王之學，不是政治上的考量，而是將此「得一學大」之道推展至天下，使人人皆可成為「大人」，此乃立人達人、由己修身而至天下的救渡之學，因此《大學性理闡義》才說：「大學……是儒教聖門薪傳心法。其名大學者，以篇首二字之故。此大學不是學制之大學，為學立身行道以期於聖賢地步，故曰大學。」（頁1）。由此可知，從命名至宗旨目標，「大學」一詞已全然是宗教上的語彙，與學術界對「大學」語詞的解釋已不相同。

注釋：

（註18）關於「人得一為大」的觀點，一貫道深受老子《道德經》的影響，其言：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

一以為天下貞。」（三十九章）。歷來對於「一」的解釋不盡相同，或以「一」為道、為玄、為元、為理，為宇宙之根源；或以「一」為氣，是構成萬物的原始要素。一貫道對於「一」的理解，以前者為是。關於老子《道德經》之「一」涵義的整理與辨正，可參陳啟文《試論〈老子〉的「一」》（《孔孟學報》第七十七期）。

（註19）在一貫道中，「點玄關」的宗教儀禮即是「得一」。明清以來的新興宗教大多數有「一點玄關」（即「點香」）之儀式。其法係以香枝引點佛燈，指向入教者之玄關部位。儀式本身具有深遠的意義，告知入教者人之本體之所在，由是修行，超凡入聖，了斷生死。一貫道所謂的「得道」乃展現在其「一點玄關」的過程上，亦即所謂的「得一」。關於明清民間教派與一貫道對「玄關」之重視與解釋，詳參林榮澤《乎中》、《一貫道發展史》之「伍、普渡的驗證（一）」「玄關寶藏」（一貫義理編輯苑，臺北縣板橋：三揚印刷總代理），頁207-208，及林萬傳《先天道研究》（臺南：龍巨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訂正二版，頁1-52）。（續下期）